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七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李傅夔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七

起丁酉盡丙午　考異提要起丁酉下有晉高祖天福二年凡十年　盡丙午下有晉主重貴開運三年

丁酉晉天福二年○南唐烈祖徐誥昇元元年○是歲吳亡晉蜀漢閩南唐代吳凡五國吳越湖南荆南凡三鎮

春正月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晉天雄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祕瓊

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甞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

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敗延光雖奉表請降内不自安以書潛結成德留後秘瓊欲與之為亂瓊不報成德軍名注將之齊過魏境延光遣兵邀殺之質實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齊州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魏州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天雄節度注同上文

晉以李崧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

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王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質實桑維翰河南人藩鎮注見唐肅宗間中國稍安上元元年反仄注同上寶應元年

吳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

徐知誥以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勸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勲曰尊公太祖元勲今日掃地矣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以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為內樞使

胡氏曰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夫令婦從中國令夷狄從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夫聽於婦中國聽於夷狄而天下不任其亂矣周本自以楊氏舊臣不肯勸進於齊乃持義不力為子所奪世衰道微一至此極嗟乎

質實　江都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金陵郡名注同上興平二年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江寧府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

書法 書封王多矣未有書建國于某地者此書于金陵何終宮城之書也知詰欲王金陵久矣首書廣金陵城繼書營宮城於金陵於是書建齊國于金陵所以深誅其意也

二月契丹攻雲州判官吳巒拒之考異 據下書晉雲州圍解此攻字下疑漏晉字

契丹主歸過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指揮使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張礪逃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笞彥英而謝之礪甚忠直遇

事輙言無所隱避

契丹主甚重之質實契丹東胡種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雲州注見秦王政

三年雲中應州注見

梁主瑱貞明二年

書法書攻何不以雲州予契丹也於是戀恥外臣閉城自守書曰拒之予戀也綱目於戀屢書之

三月吳越王元瓘殺其弟元珦元球

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球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元瓘立元球恃恩驕横增置兵仗國人附之元瓘忌之銅官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又為蠟丸與兄元珦謀議元瓘召元球宴宫中既至左右稱元球有匕墜於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珦元瓘欲按諸將吏與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

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球思律反琬盧亮反
反側今宜效之元璀乃止**集覽**挌殺不用兵仗而白
手殺之曰格殺**質實**銅官廟未詳處所蠟丸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光武克王郎事在漢帝玄更始二年曹公破袁紹事在漢獻帝建安五年

晉葬故唐主于巖陵南

質實一統志云巖陵唐明宗之陵在河南府城東北或得唐潞王脅及髀骨獻之詔以王禮葬

書法書葬何予存厚也綱目於滅國之主有能葬之者必書故魏葬漢獻帝書魏晉葬陳留王書晉陳葬梁孝元帝書陳晉葬故唐主書晉惟宋葬晉恭帝不書宋宋弑也

發明前已書廢為庶人今又書故唐主者不予其廢也而晉又自詔以王禮葬之則亦不知所

據
矣

夏四月晉遷都汴州

范延光聚卒繕兵將作亂會晉主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質實　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汴州注同上文

吳徐知誥更名誥

書法　知誥書封齊王建齊國矣不書齊王知誥何略之也曷為略之吳雖稱帝實列國也又建國馬故略之自是迄墓國稱名而已

○五月吳與契丹通使脩好

徐諧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脩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書法前書契丹與唐脩好主契丹著強也丁亥年此其主吳何吳意也風馬牛不相及而吳不遠脩好馬書曰吳與罪吳也

六月晉范延光舉兵反遣楊光遠等討之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押牙孫鋭鋭恃恩專横會延光病密召澶州刺史馮暉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乃從之遣兵渡河焚草市詔馬軍指揮使白奉進屯白馬津都軍使楊光遠屯滑州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屯衛州重威尚晉主妹樂平長公主延光遣馮暉孫鋭將步騎二萬抵黎陽口

元隨押牙孫鋭元質實澶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隨延光為押牙馮暉魏州人白馬津注見漢王邦三年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衛州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樂平長公主樂平縣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長公主注見唐太宗貞觀六年黎陽口即黎陽津之口注見漢王邦三年

晉以和凝為端明殿學士張誼為左拾遺

凝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于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内謹備邊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胡氏曰攻己闕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説晉主有預防之憂善矣凝知誼賢而亟薦之非徒知之而已晉祖納誼説而未能有行焉則心明其利害勢有

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贈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備邊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之事安能並行而不相悖邪誼獻此言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之不問也

質寶 耀州注見梁主瑱貞明二年張誼襄邑人和凝鄆州須昌人

晉雲州圍解以吳巒為武寧節度副使

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遣使間道奉表求救晉主以為請契丹解圍去乃名巒歸以為武寧節度副使

質寶 武寧節度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晉魏府部署張從賓反河陽入東都

張從賓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之從賓遂與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東都留

守重乂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羽檄縱横從官恂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集覽汜水關案汜水縣有虎牢關成皐關旋門關故總言汜水關也汜水注見漢王邦四年羽檄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質實河陽節度注見唐昭宣帝天祐二年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

閩作白龍寺

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有司除官皆令納賂籍而獻之以貨多寡為差又以空名堂牒賣官於外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集覽空名堂牒空去聲案唐制敕牒須中書省宣署甲覆然後施行今皆空其姓名令買者自簽署也牒

或作帖又堂帖注見唐懿宗咸通十一年

秋七月張從賓攻晉汜水關

從賓攻汜水晉主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乃止　集覽　嚴輕騎嚴謂嚴裝猶言治行也人馬不帶甲曰輕騎

晉將軍婁繼英等奔汜水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將軍婁繼英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繼英暉事泄出走敕以延光姦謀詆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諜人賞獲者殺諜人焚蠟書勿以聞暉為人所殺繼英奔許州節度使萇從簡盛為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賓繼英

勸從賔執三質實許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
溫皆斬之　　　諜人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𡩋書
注見唐德宗建中三年
三溫謂延濬延沼延滾

晉義成節度使符彥饒舉兵反指揮使盧順密討平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獲五人三隸奉進
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
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奈何無客主之義
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謝公而公怒不
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
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諸軍諠譟不可禁止奉國左
廂指揮使馬萬帥部兵欲從亂遇右廂指揮使盧順
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
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
亂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

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與攻牙城執彥饒送大梁斬之楊光遠士卒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等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逼今若改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於劉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内有勁兵外結彊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㡌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質實　義成節度注見睛恭帝皇泰二年滑州奉國軍名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魏城謂范延光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書法　於是彥饒殺白奉進耳不書殺奉進何書殺是兩下相殺而已恒辭也直書曰舉兵反所

以誅其心也故分注於奉進順密之言皆備之而大書曰討

發明 方書范延光反繼書張從賓反未幾又書符彥饒反是何反者之多且易也投降賣國以利誘人得既以此失亦以此晉之所以不即亡者亦幸焉耳備書于策其為後戒豈不明哉

晉楊光遠敗魏兵杜重威等克汜水張從賓伏誅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衆敗多溺死暉銳走還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渡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館脩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不許

質實 六明鎮未詳處所　汜水縣名注見秦

莊襄王元年成皋俘斬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

書法　走而溺也書伏誅何惡從賓也從賓本孽延光乃爲所誘而反至殺皇子二人其罪大矣故正其罪書伏誅

晉安州亂討平之

安州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渡江奔吳晉遣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廵檢許赦王暉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

質實　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安陸大掠釋名掠力略反劫取財物也

吳徐誥殺其主之弟歷陽公濛

濛知吳將亡殺守衛軍使王宏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勲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本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来何為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濛送江都徐誥遣使殺之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悰貶之

質實 德勝節度未詳沿革廬州注見漢景帝五年廬江和州注見漢沖帝永嘉元年歷陽歷陽縣名注同上年

吳徐誥稱帝國號唐奉吳主為讓皇

吳司徒王令謀老病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病亟力勸徐誥受禪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九月令謀卒十月齊王誥即帝位于金陵國號唐遣丞相玢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宴羣臣天泉閣李德

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
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
負加齊丘大司徒齊丘以不得預政事心愠懟聞制
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今
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
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
於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立王后
宋氏為皇后以景通為吳王更名璟賜揚璉妃號永
興公主妃聞人呼
公主則流涕而辭

質實

致仕法見唐德宗貞元二十
一年齊王謂徐知誥子嵩宋
齊丘表字永興一統志云古地名春秋時屬楚秦屬
南郡漢屬江夏郡三國吳析置新陽縣隋改富川縣
又改永興縣唐屬鄂州宋置永興軍尋改為興國軍
元陞為興國路○本朝初改興國府後降為州省永
興縣入焉改
屬武昌府

書法廢主書廢恒也朱全忠書奉責唐之臣子耳此其亦書奉何恕知詰也曷為恕之號為讓皇固不可以廢言也自宋以来唐鄭公外廢主無不書弑者而吴主獨以卒書五季之世僅而有此固綱目之所幸也故從書奉然吴實列國稱皇非名也自是止以故吴主書之

晉安遠節度使李金全殺其中門使賈仁沼

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漢筠貪猾殘忍聚斂無厭晉主聞之以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筠漢筠懼勸金全以異謀金全故人龎令圖屢諫漢筠夜遣壯士踰垣滅令圖之族又毒仁沼舌爛而卒漢筠遂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諂惑金全金全愛之彌篤

書法殺仁沼者胡漢筠也書金全何金全好諂縱而不問則非自殺之一間耳綱目澄源正本

特書
罪之

契丹改號遼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
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書法

蠻夷自改號不書此其書何契丹嘗書稱帝
改元矣書改號可也然是後有事仍書契丹
綱目終
外之

發明

春秋吳楚之君書其卒不書其葬者所以避
其號也契丹是時改國號遼蓋欲與中國等
耳然綱目雖紀其改號之始繼是亦止以契丹書
之正以存其本種之名不使得與中國並也其旨
嚴矣

戊戌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日食

書法不書晦朔先後日也據梁武帝普通元年終綱目書正月日食三十七食於朔者二十八食於晦者二不書晦朔者七詳漢惠帝七年舍是無書正月食者矣

○唐德勝節度使周本卒

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書法本心乎吳者也官書唐何咎本也本不忘吳忠矣而受制於其子亦既請行冊命又勸進馬書曰唐德勝節度權不足也綱目於五代卒小國臣十有三詳五代唐乙酉年錄才也而本則不能無譏矣

二月晉詔求直言

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駮赦論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脩德昔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寃寃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晉主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御札趣之河南奏脩洛陽宫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宫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内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

集覽 上駮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駮議又注見唐文宗太和八年封駮留中留所言於宫中而不報帝堯之茅茨史記太史公自序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索隱曰此辭子之文也正義曰以茅覆屋曰茨孝文之露臺孝文帝嘗欲作露臺名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

產也何以臺為

書法乙未嘗書唐詔開言路矣於是復見五季之世而有此舉書嘉之也終綱目書求言五開言路一詔言事四詔極言三詔陳過失二詔上封事一詳漢宣帝地節三年

三月晉禁民作銅器

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有銷錢為銅器故禁之

晉制諸州奏補將校員數

中書舍人李詳上書曰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

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而已從之集覽節度州上州也置節度使質實都虞候官名注見唐高祖武德六年

夏五月唐主詔遷故吳主於潤州

吳讓皇固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五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陽宮徙讓皇居之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更改或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質實潤州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書法所名何罪詰也曷為罪之吳主之在江都於金陵未害也而必遷之綱目所不予也故以

逆辭書遷

晉制民墾田三年外乃聽徭役

金部郎中張鑄奏鄉村浮戶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晉作受命寶

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

八月晉上尊號於契丹

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以馮道左僕射劉昫為冊禮使契丹主大悅晉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

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即於别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歳時贈遺相繼於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輙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為恥而晉主事之曽無倦意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其後契丹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主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温為留守思温子延照在晉晉主以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内附晉主不許

嗣聖八年義豐

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徳四年祁州注見唐中宗

書法

契丹嘗書改號遼矣不書遼何外之也其後雖行朝賀禮行入閣禮綱目終外之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詣唐宋齊丘勸唐主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間晉

九月范延光復降於晉晉以為天平節度使

楊光遠奏馮暉来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時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晉主以師老民疲遣内職朱憲入城諭范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九月遣子將奉表待罪詔釋之光遠表乞入朝制以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將佐皆除防團刺史牙兵皆升為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彦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敗奔廣晉延光使登城拒守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彦珣引弓射殺之至是得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彦珣殺母惡逆不可赦晉主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司馬公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彦珣之惡三靈

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慝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質實

廣晉縣名注見漢後主延熙十七年大名天平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東平鐵券注見唐中宗嗣聖十六年河陽單名注見唐昭宣帝天祐二年邢州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坊州注見唐肅宗上元元年

書法

予反正也去年嘗上表待罪不許矣於是而降故書復綱目予反正故是後致仕書致仕

殺其官書殺

發明

降則書降何復之有言復則見其反覆叛亂既叛復降耳從而爵之晉之無政抑可知矣

交貶之也

晉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

冬十月契丹加晉主尊號

書法乾元之策書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父子辭也彼契丹爾晉主以父事之綱目於晉主書上契丹書加所以著其父事之實為中國悲也

發明晉於契丹則書上尊號契丹於晉則書加尊號中國屈於夷狄足上首下至是極矣綱目書此蓋亦有不得已焉者可哀也哉

晉以汴州為東京開封府東都為西京質實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晉主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故徙都之

晉停兵部尚書王權官

晉主遣權使契丹謝尊號權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晉主怒停權官

質實

穹廬謂契丹注見漢成帝綏和元年

書法

書予權也於是權恥屈膝辭使不行雖諂榮矣故特書之

晉樞密使桑維翰罷

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至是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晉主不得已罷崧維翰而以處讓代之

交州亂漢主龑遣其子弘操將兵攻之敗死

初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延藝而代之至是延藝故將吳權舉兵攻公羨公羨以賂求救於漢漢主龑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弘操為交王將兵救公羨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弘操帥戰艦趣交州權已殺公羨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鋭其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弘操逐之須臾潮落艦礙鐵杙不得反大敗溺死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龑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屍

集覽 皎公羨皎姓也羨延面反大杙杙餘力反橛也

質實 交州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安南安南節度安南軍名注同上文挑戰注見漢王邦四年

書法　於是畋公羨求救也不書救書攻何誅心也救不書救書攻終綱目一而已矣

楚王夫人彭氏卒

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嬖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有商人妻美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

書法　僭國夫人也何以書錄賢也故楚書彭氏吳越書馬氏終綱目僭國夫人書卒二而已

河決鄆州

書法　自莽世辛未書河決是後九百餘年書河溢河漲者凡八其以河決書者一而已詳唐玄宗開元十年及朱梁決河為二以疏河漲唐昭宗乾寧三年後復決河以限晉兵戊寅年晉雖塞之

未幾復壞甲申年於是而河決鄆州明年決博州二十二年九書河決矣終綱目書河決十有六詳漢文帝十二年而五代居其九梁之罪也

十一月晉冊閩主昶為閩國王不受

以閩主昶為閩國王以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賜昶赭袍昶聞之遣進奏官白執政以既襲帝位辭冊命閩諫議大夫黃諷以昶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昶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言被杖臣不受也乃黜為民損至福州閩主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使奉繼恭表隨損入貢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

質實 赭袍天子之服赭音者赤黃色也福州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書法 已帝也綱目拜官書不受十九詳唐僖宗乾符三年多予辭唯王仙芝朱全忠閩主昶皆不滿者也

晉建鄴都置彰德永清軍從澶州城

晉主患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晉遂建鄴都於廣晉府置彰德軍於相州以澶衛隸之置永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之澶州舊治頓丘晉主慮契丹為後世之患遣劉繼勲徙澶州城跨德勝津以高行周為鄴都留守王廷胤為彰德節度使王周為永清節度使

質實 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鄴都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廣晉府注同上文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

年貝州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博冀二州名博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東郡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頓丘一統志云古地名春秋時為衛邑漢為頓丘縣屬東郡晉置頓丘郡後廢北齊縣省隋復置屬武陽郡唐大歷中析頓丘及昌樂縣置清豐縣屬澶州以孝子張清豐故名五代唐以頓丘為德清軍宋慶歷中徙德清軍治清豐熙寧中省頓丘入焉金罷軍以縣屬開州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大名府澶州城在大名府開州城南五里春秋會盟於澶淵宋神宗時河決澶州城即此德勝津注見梁主瑱龍德元年德勝城彰德節度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永清節度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

晉范延光致仕

延光屢請致仕居於大梁每預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王景拒境不從以景為耀州團

練使質實　耀州注見梁主貞明二年

晉聽公私自鑄錢

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毎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寳為文惟禁私作銅器

故吴主楊溥卒

唐主追謚曰睿皇帝

書法　書卒何予徐誥也自宋弑零陵是後滅國之主無不殺者惟唐鄙公書薨於是而楊溥亦書卒若徐誥者可謂庶幾矣

晉鳳翔軍亂討平之

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人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作亂剽掠從曮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走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質實華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鎮國節度注同上文

已晉天福四年○閩主曦永隆元年亥是歲南唐復姓李氏凡五國三鎮春正月晉以馮暉為朔方節度使

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胡寇鈔無復畏憚党項酋長拓拔彥超最為強大暉至彥超入賀暉厚遇之因為於城中治第豐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內遂安質實朔方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張希崇薊人寇鈔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党項西羌別種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酋豪

唐主徐誥復姓李氏更名昪

唐羣臣屢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從之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又不以外戚輔政宦官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倉吏歲終獻羡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羡餘耶改太祖廟號曰義祖為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唐主更名昪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唐主曰吾自幼託身義祖鄉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得啟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

王孫褘有功褘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胡氏曰誥既復姓為考妣發哀成服是也而必祖唐慕名失實與為徐氏何異乎

集覽 二祚合享二祚謂前唐與南唐合音閒合為一廟而享祭之不祧之主祧他彫反遷廟也不祧不遷也主神主也孔子家語遠廟為祧注祧遠意也親盡為祧文公家禮曰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此云不祧言親盡亦不毀也義祖諸侯謂徐溫本諸侯也吳王恪唐太宗之子鬱林王名恪後改王吳鄭王元懿唐高祖之子名元懿封鄭王

質實 斬衰注見漢靈帝熹平五年居廬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

發明 徐誥復姓李氏更名昪按分注昪祖吳王恪又欲祖鄭王元懿若恪則太宗之子若懿則高祖之子也考之通鑑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既而有司吿以三十年為世遂從

其說蓋以恪至峴五世又五世至其父榮故也至於五代史世家則謂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志生榮昇乃自以為建王恪四世孫遂追尊四代祖恪超志榮為帝立廟其說甚明然參以唐史吳王恪子琨生褘褘生峴為宰相固有後裔若建王恪則覺而無嗣不知歐陽氏何據云耳又與通鑑不合後世將孰從而信之夫以昇之祖唐世系既遠無所考據此固慕名失實之弊是以綱目但書其復姓而不書其繼唐者正以是也而通鑑又以昇而比漢昭烈則其相去益遠茲故因而及之以告後之折衷者

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

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謂趙瑩曰知遠堅拒

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為唐兵十餘萬所攻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

晉靈州戍將王彥忠叛

彥忠據懷遠城叛晉主遣供奉官齊延祚往招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晉主怒曰朕踐祚以來未嘗失信於人彥忠已輸仗出迎延祚何得擅殺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為延祚不應免死

質實

靈州注見唐太宗貞觀二十年懷遠城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

夏四月晉廢樞密院

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晉主懲安重誨專横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勲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胡氏曰樞密之任既隆而宰相失其職石晉廢院當矣猶存其印而委宰相分制其事是名廢而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削院毁印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之制矣

閩主昶殺其叔父延武延望

閩主昶忌其叔父延武延望巫者林興與之有怨託鬼神語云二人將為變昶不復詰使興殺之并其五子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黄金數千斤鑄寶皇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政無大小皆林興

傳寶皇質實禁中注見宋孝武大明六年三清謂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道君天尊太清老君
命决之
天
尊

晉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

唐主遷故吳主楊氏之族於泰州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質實泰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海陵
州號永寧宫防衛甚嚴

秋七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晉以皇甫遇為昭義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
兵彊馬壯則為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

失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所奏請多踰分為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晉主知之以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徙為昭義節度使黨

質實安重榮朔州人義武節度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

晉禁私鑄錢

敕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晉以桑維翰為彰德節度使

楊光遠蹤平章事桑維翰還除不公與民爭利晉主不得已出維翰鎮相州

質實相州注見漢元

帝建昭二年魏郡

晉以王廷胥為義武節度使

初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至是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晉主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防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怒曰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有階級邪晉主恐其滋蔓不已厚賂之請以處直兄孫廷胥鎮易定契丹怒稍解

集覽 王都之難事在梁主瑱龍德元年

質實 易定二州名易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閩王曦弑其主昶而自立稱藩於晉

初閩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閩主昶立更募壯士為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甚厚二都怨望將作亂

昶好為長夜之飲彊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叔父延義陽為狂愚以避禍昶賜以道士服幽於私第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宫火求賊不獲昶命重遇將兵掃除餘燼士卒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重遇帥二都兵迎延義共攻昶昶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宸衛戰敗奉昶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皆死延義自稱閩國王更名曦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於晉

集覽 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太祖元從者梁太祖之元從禁軍也初梁太祖以王審知為閩王故有太祖元從拱宸控鶴二都之號案前唐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號曰元從禁軍後皆因之

正誤 太祖元從今按閩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於梁太祖何預

集覽蓋不知閩國亦號王審知為太祖五代史十國世家閩王曦即皇帝位追尊審知為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

質實北闕未詳處所梧桐嶺未詳處所閩國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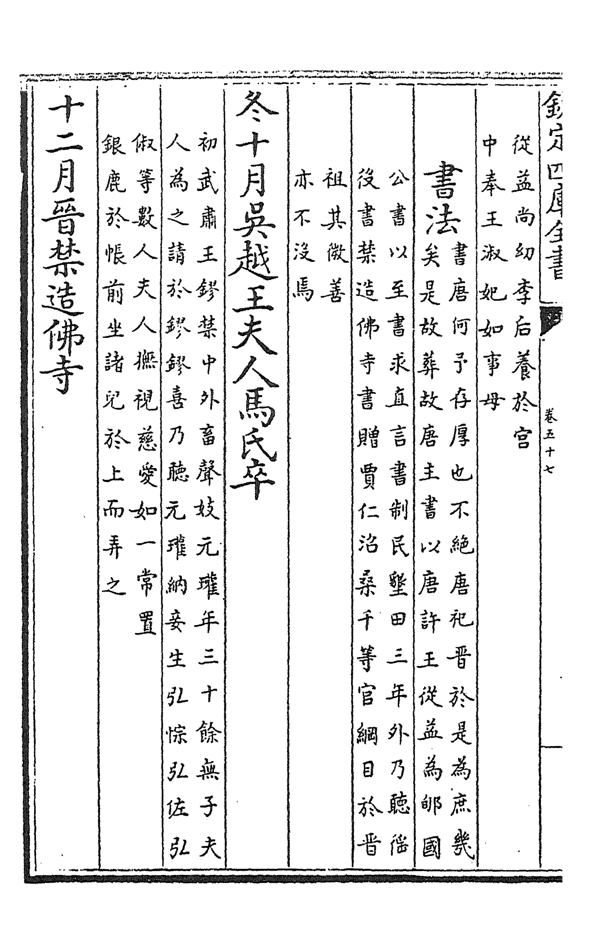
河決博州質實博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

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遇無比

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晉以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質實郇國注見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從益尚幼李后養於宮

中奉王淑妃如事母

書法　書唐何予存厚也不絕唐祀晉於是為庶幾矣是故葬故唐主書以唐許王從益為郇國

公書以至書求直言書制民墾田三年外乃聽陪

役書禁造佛寺書贈賈仁沼桑千等官綱目於晉

祖其微善

亦不沒焉

冬十月吳越王夫人馬氏卒

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妓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

人為之請於鏐鏐喜乃聽元瓘納妾生弘悰弘佐弘

俶等數人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

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十二月晉禁造佛寺

漢平章事趙光裔卒

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復以其子損同平章事

庚晋天福五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二月晋北都留守安彦威入朝

彦威入朝晋主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晋主悦

質實北都注見梁主瑱龍德三年契丹北狄種名注見晋安帝義熙二年

楚平羣蠻立銅柱於溪州

初溪州刺史彭士愁引羣蠻寇辰澧楚王希範遣兵討平之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

五千斤鑄柱高一丈二尺入地【集覽】伏波之後漢光武時交趾女子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徵側反光武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討之嶠南悉平廣州記云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西界案此柱在邕州今希範亦鑄銅柱故以自明馬援之裔【質實】溪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二年長澧二州名長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澧注見唐高宗上元二年銅柱一統志云在長州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會溪城對江五代晋時溪州刺史彭士愁納土求盟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學士李皐為銘有云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平我師輕蹑如春氷溪人畏威仍感恵納質歸名求立誓

唐康化節度使楊璉卒

璉謁平陵還一夕大醉卒於舟中唐主追封謚曰弘農靖王【質實】康化節度注見唐閔帝應順元

年池州平陵或疑即吴三溥之墓未知是否

蜀王曦遣兵擊其弟延政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却之

曦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杜漢崇監其軍二人爭据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協呵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敗之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延政求救於吳越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仰仁詮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師逵分兵出戰延政遣兵敗之延政募死士入師逵壘因風縱火戰棹都頭陳誨殺師逵其衆皆潰行真將士棄營

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兵始衰仁詮
兵至延政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延政
復遣使乞師於曦曦遣兵救之遣輕兵絕吴越糧
吴越軍食盡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唐主遣使如
和閩王曦及延政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
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於宣陵然猜恨如故集覽
俱運反
拾也質實建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建安南
鎮未詳處所寧國節度注見漢明帝
平十三年丹陽陳誨建安人永平按一統志本漢
稽郡地名吴置南平縣屬建安郡晉改曰延平縣
宋廢五代時閩為延平鎮改永平鎮後於此置鐔
及龍津縣南唐改縣曰劍浦為劍州治宋縣仍舊
復改曰南平○本朝因之為延平府治所仍屬焉
昌本吴建安郡地名唐貞觀初為漿水場垂拱中
錫科鎮景福中改永順場南唐始置順昌縣屬劍
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屬延平府班師注見陳後

主禎明元年福州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宣陵或疑即閩王審知之墓未詳是否

書法擊却之何罪吳越也於是延政求救吳越既至延政擊之則曷為以罪吳越以兵救人不及則亦已矣犒請班師而不許其志欲何為哉上書曰救下書延政擊却之則吳越可以自反矣是故漢主龔謀因救而取交州則綱目不書求救而書攻之吳越欲因救而圖延政則綱目不書求救而書擊却皆所以遏亂畧也

終綱目救書却者一而已

晉李金全以安州叛降於唐晉遣馬全節討之唐師敗績

胡漢筠不詣闕晉乃以馬全節代李金全漢筠紿金全曰進奏吏遣人來言朝廷俟公受代即按賈仁沼

死狀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自歸於唐金全從之晉主命馬全節討之安審暉為之副金全奉表請降於唐唐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二千逆之金全詣唐軍承裕入據安州馬全節進軍與戰大破之承裕南走全節入安州審暉追敗唐兵段處恭戰死虜承裕及其衆悉斬之送監軍杜光業等於大梁晉主曰此曹何罪皆歸之初盧文進之奔吳也唐主命祖全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無得剽掠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戰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敕之不熟也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遣晉主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軍法朝章彼此不可帝復遣之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晉主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司馬公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乎士卒而撫之斯可矣何必棄民以資敵國乎

質

實鄂州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安陸

秋七月閩主曦城福州西郭度僧萬人

閩城西郭備建人也度民為僧民避重賦多為僧者

書法代宗之策書度僧尼千人譏也閩一小國而萬人焉又甚矣

晉贈賈仁沼桑千等官誅龐守榮於安州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副都指揮使桑千王萬金成彥温不從而死都指揮使龐守榮諂其愚以狗金全之意至是贈賈仁沼及千等官誅守榮於安州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

晉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延光請歸河陽私第許之延光重載而行光遠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恐其逃入敵國宜早除之不許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軍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爾父子何得如此承貴以白刃驅延光擠于河奏云自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

質實 西京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發明 石晉得國不以道故左支右吾之不暇大者反小者叛夷狄制其外彊藩制其內晉皆無如之何如桑維翰鎮彰德王廷胤鎮義武皆非獲已又書楊光遠殺范延光在延光固死有餘責然光遠豈得擅殺之哉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正為是耳綱目一書再書識者亦可觀矣

晉詔諸州倉吏貸死抵罪

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法外税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晉罷翰林學士

學士李澣輕薄多酒失晉主惡而罷之併其職於中書舍人

晉以楊光遠為平盧節度使

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徙光遠鎮青州胡氏曰信者帝王之大寶石祖既許范延光以不死而光遠擅殺之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數以專殺戮而戾之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然復寵以大藩晉祖失之矣

質實圍魏之役事在天福三年青州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

冬十月晉加吳越王元瓘尚書令

唐大赦考異下當書境内

唐大赦詔中外奏章無得言膺聖犯者以不敬論

唐主如江都

唐主廵東都太僕少卿陳覺以私憾奏秦州刺史褚仁規貪殘罷為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　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晉以閩主曦為閩國王

辛晉天福六年。是丑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吐谷渾降晉不受

初晉主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部落千餘帳来奔契丹大怒遣使来讓晉主遣兵逐之使還故土質實鴈門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成德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書法隋文之初三書降隋不納美之也此書不受美歟悲晉也其悲之何於是吐谷渾降晉畏契丹逐之出境故書悲之是故悉怛謀降唐書不受吳遣使如唐書不受吐谷渾降晉書不受皆識也

以王延政為富沙王

延政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建州為鎮安軍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

武而稱之　鎮

改鎮安曰鎮

質實威武軍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鎮安軍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

建安富沙古地名

在建寧府城中

二月晉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殺其掌書記張式

彥澤欲殺其子式諫止之彥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從而譖之式懼謝病去彥澤遣兵追之晉主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澤遣使詣闕求之且曰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晉主不得已與之彥澤命決口剖心斷其四支

質實商州注見晉元帝大興元年彰義節度注見唐憲宗元和四年

夏四月唐以陳覺常夢錫為宣徽副使

唐遣使如晉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求假道以通契丹不許自黄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

唐主集覽分土注見周顯王八年不許質實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

重榮恥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為讓晉主為之遜謝六月重榮執契丹使伊喇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納契丹告牒言

為虜所陵暴顧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彊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既絶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于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相安烝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啟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

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内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胡氏曰重榮恥臣契丹是也請不獲命而興師則叛而已矣故其心似忠而非忠其事似正而非正不能釋位而去者無寧訓齊師旅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

集覽 伊喇契丹使臣之名又契丹有伊喇氏吐谷渾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兩突厥東西突厥也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渾注見唐太宗貞觀元年契苾注同上沙陁注見唐高宗永徽三年朱邪告牒謂告身敕牒也告身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

載勑牒注見天福二年藩屏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三
年淺中謂中心淺狹也猶言狹中淺謀前唐王叔文
淺中浮表**質實**箕踞注見漢高帝七年泰寧節度注見漢
獻帝興平二年兖州鎮定二州名鎮注見
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定注見周威烈王二
十三年中山萬一注見唐高祖武德九年

書法書請伐何中國也於是晉方尊事契丹重榮
違上則曷為無譏不可譏也至其反則書反
耳綱目存中國故吳巒書
拒重榮書請伐無貶辭

發明春秋之法詞繁而不殺者其中必有美惡存
焉安重榮執虜使者輕舉妄動其事甚悖然
其志則是其理則正故綱目詳而書之
文無貶詞正為是也嗚呼其旨微矣

閩王曦殺其兄子繼業

閩王曦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還賜死殺其子於泉州司徒楊沂豐與之親善下獄族誅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漳州司戶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匡範增算商賈數倍未幾不能足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貸帖聞曦大怒斵棺斷其屍棄水中以黃紹頗代之紹頗請令欲仕者輸錢以資望高下及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集覽 舁櫬舁與輿通注見陳宣帝大建十一年

質實 泉州注見唐僖宗光啟元年漳州注見唐憲宗元和五年

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

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以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為晉陽李氏贅壻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

至首台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悦集覽贅壻男附女家謂之贅壻說文男無聘財以身自質於妻家為贅壻前漢賈誼傳家貧子壯則出贅顔師古曰贅壻言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肬贅也

質實北京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吳越府署火

吳越府署火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勸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之集覽唁之唁音彦弔生也

書法火災非宮闕宗廟不書府署火耳何以書嘉恤鄰也唐主於是可謂賢矣綱目書災十六詳漢文帝七年書火十二詳漢昭帝元鳳四年含是無書火者矣

蜀王曦自稱大閩皇

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鎮武判官潘承祐屢請息兵脩好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對使者語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集覽潘承祐潘姓也質實鎮武軍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建安潘承祐一本作潘刊誤建安人

八月晉以杜重威為御營使

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以為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胡氏曰晉祖為揚光遠而出桑維翰為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

國之本也契丹之事斡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久則政不堅他日契丹入寇維斡無權而知遠顧望盖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爲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晉主如鄴都

帝至鄴都以詔諭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誨重榮得詔逾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質實山南東道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

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考異此誤當去書謚考證文穆

錢三字分注謚文穆

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屬以後事卒內衙指揮使戴惲元瓘養子弘佾乳母之親也或告惲謀立弘佾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佾復姓孫幽之明州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弘佐為節度使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集覽發摘姦伏注見漢和帝元興元年復其境內稅復音福除也除免其賦稅也

質實明州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

河決滑州

冬十月晉劉知遠招納吐谷渾白承福等徙之內地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威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帥衆歸知遠知遠處之太原嵐石之間表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達靼契苾亦不附安重榮重榮勢大沮

集覽　安鐵胡安重榮朔州人初嘗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輙死號鐵鞭郎君故曰安鐵胡嵐石俱在河東嵐本林胡樓煩王所居漢太原郡地元魏置嵐州石本戰國趙之離石邑後周改石州嵐盧含反

質實　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幷州嵐

石二州名嵐注見周赧王八年樓煩石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鄜石大同節度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麾下注見漢王邦三年達靼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突厥

蜀王曦稱帝

十一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

晉主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留守鄭王重貴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重貴遣高行周宋彥筠張從恩討之從進攻鄧州節度使安審暉拒之從進退至花山遇張從恩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奔還襄州質實鄭州名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鄧城鄧州節度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花山未詳處所唯安陸州城東一百里有花山舊傳靈

濟祖師過此時百草開花故名或疑即此未知是否襄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

唐定田稅

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頮用鐵盎暑則寢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禄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租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歛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集覽盥頮盥音管又音灌澡手也頮呼內反灑面也按行按察也行下孟反巡視也

十二月荆南湖南會晉師討襄州質實荆南單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三年南郡湖南軍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衡陽○晉安重榮反晉遣杜重威

擊敗之考異據下書安重榮伏誅此擊敗當作討破安重榮聞安從進反遂集境內飢民數萬南向鄴都聲聞於朝晉主聞之以杜重威為招討使馬全節副之重威與重榮遇於宗城西南再擊之不動懼欲退指揮使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稍却官軍乘之鎮人大潰重榮走還嬰城自守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集覽宗城縣名屬洺州案洺州今廣平府是鎮之精兵謂鎮州精彊之兵也鎮本漢恒山郡後周立恒州唐改鎮州質實宗城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廣宗鎮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恒山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

書法書反矣不書討何晉有憾也重榮不從詔命決抗契丹結安從進同反罪固大矣晉以畏契丹至此氣亦少餒焉故重榮書反書伏誅而晉師不書討若安從進則再書討矣綱目之權衡審矣哉

漢主龔更名龑

漢主龔寢疾有胡僧謂龔名不利龔乃自造龑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

壬寅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主玢光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晉師入

鎮州安重榮伏誅

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晉主

亟重榮首送契丹

集覽　守陴　陴頻彌反城上女牆俾倪也釋名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也

書法　入易辭也書帥不書將將無功也

晉以杜重威為順德節度使

晉改鎮州成德軍為恒州順德軍以杜重威為節度使重威表王瑜為副使瑜為之重斂於民恒人不勝其苦

質實　恒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順德節度注同上文

晉以王周為彰儀節度使

張式父鐸詣闕訟冤故以周代張彥澤

唐以宋齊丘知尚書省尋罷之

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乃以齊丘知尚書省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盗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丘稱疾請罷從之

晉以陳延暉為涼州節度使

涼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敕書詣涼州州中將吏請以為節度使從之

質實　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涼州注見上建武十年武威

夏四月晉貶張彥澤為龍武大將軍

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還至陜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

之王周奏彦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彦澤既至晉主以其有軍功釋不問四月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彦澤使之逞志致彦澤敢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動心一無詰讓中外皆言陛下受彦澤所獻馬百匹聽其如是竊為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張彦澤罪法以湔洗聖德疏奏留中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閤極論彦澤之罪語甚切至敕彦澤削一階降爵一級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閤奏請論如法晉主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彦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彦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晉主拂衣起入禁中既而有是命

質實　陝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漢主龔殂子玢立

漢主龑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主弘熈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王翷謀出弘度弘熈而立弘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龑為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揚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宦者大盛及殂弘度即位更名玢以弘熈輔政胡氏曰劉龑之不智亦甚哉人惟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子故及人之子何者推類故也宦者無父何以知孝無子何以知慈無父子慈愛之心安得有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為長久計乎

質實

秦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晉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越州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此三州皆非劉龑所有乃借此名以號其子非實封之也前後

僭國倣此

五月唐以宋齊丘為鎮南節度使

齊丘既罷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柰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為三公亦足矣齊丘曰臣為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齊丘鎮洪州集覽洪州本郡也隋文帝以洪崖所居因置洪州質實壽州名注宋孝宗陞隆興府今改隆作龍字見秦王政六年壽春洪州注見漢武帝元狩五年豫章

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来讓晉主憂悒成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是日即位延廣始用事禁人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胡氏曰晉主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盍明言之乃含糊不對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荀息為如何

集覽 視荀息為如何視上聲比也左傳僖九年晉獻公疾使荀息傅奚齊後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遂死之

質實 齊州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偶語注見唐代宗大暦十一年顧命注見晉成帝咸和元年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州兵於尤

□質實汀州注見唐僖宗光啟元年尢□未詳處所或疑即尤溪之□按一統志尤溪在延平府尤溪縣洲多尤姓故名今尤氏自言其上世本姓沈避王審知諱故改云

晉以景延廣為侍衛都指揮使

漢循州盜張遇賢起討之不克

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共禱其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羣帥共奉遇賢稱王改元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他方畧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遣越王弘昌循王弘杲討之戰不利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

集覽博羅廣東路惠州博羅縣縣西有山自會稽浮來博於羅山故又名博羅山循州本惠州歸善

縣地隋置循州在廣東道質實博羅縣一統志云秦初所置屬南海郡漢晉因之宋齊梁陳仍舊隋屬循州唐以羅陽縣省入南漢屬湞州宋屬惠州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惠州府循州禹貢揚州之南境秦為南海郡地漢初屬南越國武帝時復屬南海郡晉仍舊宋屬南海東官二郡梁置梁化郡隋廢郡置循州治歸善縣大業初改龍川郡唐武德初復置循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海豐郡乾元初復為循州南漢移循州治龍川縣以歸善縣置湞州宋天禧中改曰惠州屬廣南東路宣和中降郡名博羅縣元初改置惠州路至本朝初廢循州改置惠州府隸廣東布政司

八月晉討襄州拔之安從進伏誅

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奉國軍都虞候王清曰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逼之尚何俟乎與

指揮使劉詞帥衆先登拔之從進擧族自焚

質實 王清廣平曲周人

閩王曦殺其從子繼柔

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

唐行昇元條

唐主自為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刪定為昇元條三十卷行之

閩以余廷英同平章事

閩以同平章事余廷英為泉州刺史廷英掠人女子事覺曦以屬吏廷英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

為

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

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

十一月晉復行官賣鹽法

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鹽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令斂之如故

質實 緡錢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

十二月閩以李仁遇同平章事

仁遇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以為左僕射與吏部侍郎李光準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甞夜宴光準醉忤旨命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翰林學士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别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癸卯晉天福八年○南唐元宗璟保大元年殷主王延政天德元年南漢主晟乾和元年○是歲并殷凡六國

三鎮

晉主還東京

考異晉天福八年據上年分注晉主重貴立此當分注晉主重貴仍稱天福八年

春二月

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晉主聞契丹將入寇還東京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胡氏曰即事而論延廣亡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論則以晉父事虜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灑之而不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公卿不同謀將帥有異意君德荒穢民力困竭乃與虜闘何能善終狹中淺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延廣知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之義姑守前約而內修政事不越三四年可以得志於北狄矣

質實　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唐主昪殂

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唐主愛之屢欲以為嗣宋齊丘亟稱其才唐主以璟年長而止嘗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數日幼子景遏母种氏有寵乘間言景遏可為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方士獻丹餌之浸成躁急㩧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有論辯中理者亦斂容謝之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凡所賜予皆不受駕部郎中馮延巳為齊王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陳覺相結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詼諧不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為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耳又有魏岑者亦

在齊府給事中常夢錫屢言覺延巳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蕭儼亦表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悟未及去會疽發背疾亟太醫吳廷裕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秘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公何得遽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乃止陳覺以烈祖末年卞急近臣多罹譴罰稱疾累月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之齊王不許自烈祖相吳禁壓良為賤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巳及弟延魯俱在元帥府欲自買妾乃草遺詔聽民賣男女蕭儼駮曰此必延巳等所為非大行之命也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巳有此請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為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為出府金贖而

歸之故遠近歸心今即位而反之可乎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今必尚在齊王求果得之然以遺詔已行不之改

集覽

景遏遏他歷反傾巧傾險不正而巧詐厲階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大行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

質實

宣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孫晟密州人詼諧注見唐代宗大曆十四年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蕭儼永新人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

延政稱帝以潘承祐為吏部尚書楊思恭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

晉以桑維翰為侍中

唐主璟立

唐元宗即位大赦改元保大秘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唐主未聽政時馮延巳屢入白事一日至數四唐主曰書記有常職今何煩也唐主為人謙謹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勲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初唐主為齊王知政事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懟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為翰林學士齊丘之黨疾之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節度使王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惟事常夢錫如在朝廷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為才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皆依附覺與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謂為五鬼延魯

自員外郎遷中書舍人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嘆曰國家所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耳若一言稱旨遽躋通顯後有立功者何以賞之未幾岑及文蔚皆為樞密副使會覺遭母喪岑即暴揚覺過惡擯斥之

集覽坐封駁制書因封駁制書而坐罪也封駁注見唐文宗太和八年

質實韓熙載濰州北海人池州注見唐閔帝應順元年查文徽歙州休寧人江州注見晉明帝泰寧二年潯陽

漢晉王弘熙弒其主玢而自立更名晟

漢主玢驕奢不親政事居喪無禮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以成其惡玢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手搏漢主與諸王宴而觀之至夕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拉漢主因拉殺之弘熙即

位更名晟以弘昌為太尉道庠等皆受賞賜甚厚集覽捉漢主持漢主之臂

閩主曦立尚氏為賢妃

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殷削其平章事潘承祐官爵

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歛繁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覊旅愁怨三也揚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四也鏟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利困民五也除道裏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歛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主延政大怒削承祐官

爵勒歸私第

集覽臨汀郡名在福建路唐開撫福二州山洞置汀州後改臨汀郡宋復為汀州延平在福建路本建安郡南平縣地晉置延平縣五代王審知改為鎮南唐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

質實臨汀郡名注見唐僖宗光啟元年汀州錢塘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延平按一統志本禹貢揚州之域周為閩越地秦屬閩中郡漢為東冶縣地屬會稽郡東漢屬會稽南郡都尉三國吴屬建安郡晉以後因之隋屬閩州唐為建福汀三州地後於此置延平軍五代時改軍為延平鎮尋於鎮置鐔州南唐改置劍州宋太平興國中因利州路亦有劍州改曰南劍州屬福建路元至元中陞南劍路後改為延平路○本朝初改為延平府隸福建道諸津謂龍津劍津等處

漢主晟殺其弟弘杲

漢主晟既立國中議論詾詾循王弘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思潮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詾詾注見質實

梁武帝大同元年

閩主曦殺其校書郎陳光逸

光逸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殺之

發明

五季之際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君子不幸而處斯世則儉德避難括囊無咎可矣既食其祿則不可不忠於所事如張式潘承祐陳光逸之徒或削其爵或殺其身綱目不以其微而不錄亦所以存君臣之義而已豈樂乎之哉

秋七月晉遣使括民穀

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於諸道括民穀

吳越貶其都監使章德安於處州質實處州注見唐高宗顯慶元年括州

吳越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闞璠彊戾排斥異已弘佐不能制章德安數與之爭右都監使李文慶亦不附璠璠貶德安文慶於外與右統軍使胡進思益專横集覽闞璠姓名也璠孚袁反

唐主立其弟景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

唐主緣烈祖意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

位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又立景遏為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遏唐主力保全之質實齊州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燕州名注見唐高祖武德九年

九月晉主尊其母安氏為太妃

晉主事太后太妃甚謹多侍食於其宮待諸弟亦友愛

晉執契丹回圖使喬榮既而歸之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凡契丹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

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劒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縶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有定策功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契丹

集覽 尉賜尉通作慰勞也

質實 回圖使荀子儒效篇圖回天下於掌上注圖規畫也回轉移也河東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書法 書志亂本也亂本自告哀稱孫始曷為不書稱臣契丹中國之恥也責其不稱臣則天理滅矣晉之禍不量力者為之

發明一回圖使特販易之耳而必書之者所以志夷晉交惡之始也

冬十月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為后

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為子娶馮濛女為其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晉主初立納之羣臣皆賀因與夫人酣酒過梓宮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晉主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壻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至是立以為后頗預政事凡玉時為鹽鐵判官擢為端明殿學士與議政事胡氏曰出帝之少也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夫禮文制度其數固難通也若其大義施於父子君臣人倫之際者王震當引譬目前之事以證先聖之教則雖市人猶或可曉何出帝如是之憒乎

集覽醊而告醊亦作餟音

祿衛反榮爵也質貰梓宮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

書法后所以敵體至尊母儀天下者也立后重事綱目每謹書之書立其婢為后異矣晉愍帝建興四年漢主聰閏主璘丙申年閏主昶莫甚於立其父婢者也乙未年書立肅宗嬪為后異矣戊申年魏子攸晉莫甚於立其叔母者也是年晉主重貴妻其叔母而天理滅盡矣此綱目所深哀者不得不書以為後世戒也

發明衛公子頑通乎君母於是為狄所滅石晉之亂妻其叔母三綱既絕能無夷狄之禍乎直筆書之其懸甚矣

張遇賢侵唐境唐遣兵擒斬之

遇賢為漢所敗告於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遂趣虔州唐主遣洪州都虞候嚴恩將兵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為謀主擊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兵潰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

質實 虔州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南康洪州注見漢乾亨元男五年豫章

十二月晉楊光遠誘契丹入寇考證 寇當作邊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承祚稱母疾夜開門奔青州晉主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遣步軍指揮使郭謹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以歸密告契丹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

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署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為盡力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集覽南樂縣名屬大名府在府南六十里

質實鄆州注見秦二世二年單父淄州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盤陽南樂縣名注見唐高祖武德五年昌樂德清軍注見高祖天福二年

書法直言其事不待貶而義自見矣終綱目書誘狄入寇二僕固懷恩楊光遠王伾誘匈奴不與焉

發明綱目凡列國交侵則不書寇今晉為契丹所立又從而父之是與之為一矣乃書入寇何哉此所以正夷夏之分存中國之體也楊光遠叛唐降晉今又背晉從虜書之曰誘可勝誅哉

唐以宋齊丘為青陽公遣歸九華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中書令宋齊丘樹黨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齊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

集覽　九華山名在池州青陽縣東北十里舊名九子山李白以九峯如蓮花改名九華青陽縣名屬池州在九華山之西

質實　九華山名按一統志在池州府青陽縣南舊名九子山唐李白陋其名無所據以山九峯如蓮花乃更名九華青陽本漢丹陽郡涇縣之地名三國吳置臨城縣晉屬宣城郡隋省唐析置青陽縣屬池州以其地在青山之陽故名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池州府

晉旱水蝗民大饑

是歲晉境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納印自劾去民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民穀杜威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鬪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

集覽

稱貸於民稱昌孕反貸他代反顔師古曰稱舉也今所謂舉錢也貸從人求物也孟子滕文上稱貸而益也

質實

恒定二州名恒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定注見

周威烈王

二十三年

楚作九龍殿

楚地多産金銀茶利尤厚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為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為一龍其幞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於賦斂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為功民多逃去希範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籍逃田募民耕藝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著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彊者為兵惟貧弱受刑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荊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覆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

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希範大怒他日請見辭以晝
寢恒謂客將曰王逞欲而愎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
日矣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集覽

稼穡之勞書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注稼穡農夫之艱難
事鼓鼙之音記月令脩鞀鞞鼓先儒謂鼓有柄曰鞀大
鞀曰鞞鞞與鼙通樂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
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禮大司馬中軍
以鼙令鼓注中軍中軍之將也中軍之將令鼓鼓以
作其士衆之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

質實

孔目官夏熙云孔目職掌六曹案牘
釋文云猶今之首領也淮南郡名謂南唐注見漢武
帝元朔五年番禺縣名謂南漢注見漢武帝元鼎六
年

閩御史中丞劉贊卒

闔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𤩽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𤩽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集覽刑不上大夫記文也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上時掌反與音預公羊傳宣元年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為摘巢毁卵則鳳凰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質實魏徵又詳見漢文帝六年黥劓之罪不及大夫

唐太宗朝賢臣

書法卒小國臣録賢也然贊之卒閩主與有識焉

甲辰開運元年○是歲凡六國三鎮閏亡

春正月契丹陷晉貝州權知州事吳巒敗死晉遣兵禦之考證陷當作入

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入寇圍貝州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軍校邵珂性凶悖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易取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吳巒權知州事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請效死巒使將兵守南門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晉以高行周為都部署與符彥卿皇甫遇等將兵禦之

唐主教齊王景遂參決庶政既而罷之

唐主决欲傳位於齊燕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絶中外以擅權請敕齊王景遂參决庶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主從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踈遠孜孜不息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絶臣老矣不得復奉顔色因涕泣嗚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歎羡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唐主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遽罷之胡氏曰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過馮延巳之徒謀之不臧而已非生亂階也而蕭儼直以幾危社稷責之過矣晟乃能不以其言為憾不亦賢乎

集覽 不及景陽樓上

文云恨樓下無井蓋謂陳後主景陽樓也後主建景陽樓樓下有井本名胭脂井隋兵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避之因名辱井金陵覧古曰臺城內千福院有小石池言是景陽井有古石井欄其上有刻字惟戒哉二字可辨

質實

齊燕二王謂景遂景達景陽樓注見隋文帝開皇九年舒州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屬階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

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契丹

晉主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以景延廣為御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畧號令皆出延廣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晉主發東京契丹至黎陽晉主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契丹別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擊之詔以知遠為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

都虞候遣張彦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復遣譯者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太原奏破契丹
偉王於秀容契丹遁去集覽澶州漢頓丘縣地五代晉至宋皆名澶州取古
澶淵為名今改開州屬大名府在府南百六十里澶
市然反元城縣屬大名府秀容注見晉安帝隆安二
年質實東京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黎陽縣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三年澶州注見隋恭帝皇
泰二年元城縣名注見新莽始建國三年譯者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重九譯

二月契丹度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

晉天平節度副使顏衎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判史周儒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情引契丹自馬家口

濟河儀謂景延廣曰虜若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朔命石贇守麻家口白再榮守馬家口未幾周儒引契丹主之從弟滿達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晉主晉主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度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溺死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由是晉人忿怒戮力爭奮

集覽 顔衎衎古旦反

質實 天平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九年東平賓

儀漁陽人禹鈞之子博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東郡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薛懷讓太原人符彦卿宛丘人戚城注見梁主瑱龍德元年薄之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

晉定難節度使李彞殷侵契丹以救晉

書法　書救晉河子彞殷也自契丹南向晉氏諸鎮差不負者惟彞殷而已特書救晉予之也

○晉詔劉知遠擊契丹知遠屯樂平不進質實　樂平縣名注見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

書法　書不進何罪不急君也上書詔擊下書屯不進貶莫明於此矣

發明　知遠是時已有無晉之心矣特書不進所以志其始也

○晉百官奏請其主聽樂不許

晉主居喪期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奏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及百官表請聽樂則詔不許

書法書奏請何罪百官也踰月禫徙月樂禮也於是喪未及祥遽有此請甚矣然晉主之聽細聲已久則其不許亦偽焉而已

楊光遠圍晉棣州大敗走還質實棣州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

○三月契丹寇晉澶州不克引還考證寇當作攻

契丹偽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

丹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北城高行周與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餓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畧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卻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契丹主帳中小校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契丹主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集覽**頓丘縣名注見漢武帝元光三年**質實**古頓丘城一統志云在大名府城東南九十一里浮梁橋名注見周世宗顯德二年

漢王晟殺其弟越王弘昌○閩指揮使朱文進弑其主

曦而自立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弒昶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曦往問之文進重遇使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告之曰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陞殿被袞冕帥羣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五十餘人皆殺之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鄭元弼抗辭不屈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儀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以黄紹頗為泉州刺史

質實

白居易唐玄宗朝詩人袁晃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六軍

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泉州注見唐僖宗光啓元年

書法 閩自審知書卒其後延翰璘昶曦四世皆以弑終習俗然矣五季諸國閩為甚焉

晉籍鄉兵

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為西京留守

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遂還大梁景延廣既為上下所惡晉主亦憚之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出為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日夜縱酒 質實 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

晉遣使分道括率民財

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携鎖械刀杖入民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盧億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兖州修守備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括率使至賦緡錢十萬指取一囷已滿其數

質實 盧億河内人兖州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書法 前書括民穀矣於是復括民財國亦憊甚矣終綱目書括民錢穀三唐德宗建中三年五代癸卯甲辰年皆亂政也唐括民馬不與焉五代丙申年契丹括借士民錢帛不與焉五代丁未年

發明 去年書遣使括民穀繼書旱水蝗饑今此上書籍鄉兵下書分道括率民財言分道則所在均及言括率則根刷靡遺晉政若此雖微虜寇其能久乎

晉遣李守貞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不克質實 青州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

○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

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為匡國節度使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遂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質實 匡國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長社

晉滑州河決發民塞之

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晉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訟美不若頒罪已之文晉主乃止

質實 汴曹單濮鄆五州汴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曹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單注見秦二世元年單父濮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鄆注見唐肅宗寶應元年

晉以折從遠為府州團練使考異 遠當作阮

初高祖割地以賂契丹府州與馬會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契丹絕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故有是命

質實 府州按一統志本秦漢太原郡地後

魏屬嵐州隋屬樓煩郡唐為府谷鎮五代唐陞府谷縣後建為府州後漢陞為永安軍周因之宋崇寧中改為靖康軍又置麟府路元初復置府州後為府谷縣屬葭州至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月支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析從遠雲中人

晉復置翰林學士

以李慎儀為承旨劉温叟徐台符李澣范質為學士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杜威為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

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畧朔方

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名學士使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材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咨請輻輳維翰隨時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畧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契丹之入寇也晉主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踈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胡氏曰宰制運動據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重威之徒皆為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諸人才否既一槩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爾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

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不欲禦敵則已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寧力啓上心觧粃之意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但坦懷釋怨以濟國為務而毋付統御之權晉豈遽亡乎質實朔方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輻輳注見漢文帝六年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太原謂劉知遠

朱文進稱藩於晉晉以為閩國王

書法　文進嘗自立矣斥稱名何不予其自立也故至其殺也皆名之

○晉置鎮寧軍於澶州質實鎮寧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澶州○九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冬十一月閩泉州牙將留從効等誅朱文進所署刺史黄紹頗傳首建州

泉州散員指揮使留從効謂同列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為然十一月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効之家從効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黄紹頗諸君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挺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効持州印詣王繼勲第請主軍府函紹頗首遣副使陳洪進齎詣建州延政以繼勲為泉州刺史從効洪進皆為都指揮使

質實 留從効永春人

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勲刼其父以降

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遥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勲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勲斬勸光遠反者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

劫其父出居私第上
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書法　劫其父降何反正也曷為不書以書劫
所以著光遠之心也子劫其父可乎廹父以
義猶知有君臣者也然則予承勲歟予承勲則不
書晉師圍青州矣上書圍下書劫則承勲亦懼禍
而思變耳承勲能為予者當諫於誘狄入寇之初
也若是則承勲曷為無貶辭貶承勲則塞改過之
門矣故綱目於此晉官承勲
不書契丹殺承勲亦不書

殷遣兵討朱文進唐遣兵攻殷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募兵攻泉州留從效與福
州兵戰大破之殷主延政遣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
福州朱文進求救於吳越初唐翰林學士臧循與樞
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為賈人習福建山川為

文㣲晝取建州之策文㣲表請擊延政國人多以為不可文㣲獨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邉鎬為行營都虞侯將兵從文㣲伐殷屯盖竹閩泉漳汀降於殷退保建陽循屯邵武邵武民執循送建州斬之

質實福建道名注見唐德宗貞元七年盖竹或疑地名未詳處所惟台州府城南三十里有盖竹山有洞名長耀寶光之天洞淵集以為第十九洞天抱朴子言此山可合神丹漢末陳仲林輩得道於此或疑即此處未審是否姑錄之以備參攷建陽本漢建安縣地名晉太康中析置建陽縣屬建安郡宋以後因之隋省唐初復置屬建州尋省入建安垂拱中復置宋景定中改嘉禾縣元復舊名○本朝因之屬建寧府邵武本禹貢揚州之域周為七閩地秦屬閩中郡漢為治縣地東漢為東侯官縣地屬會稽郡三國吳於此置昭武縣屬建安郡晉改縣曰邵武隋平陳縣廢尋復置屬撫州大業初屬臨川郡唐改屬建州宋以

縣置邵武軍又領歸化建寧光澤三縣屬福建路元改軍為邵武路○本朝初改為邵武府隸福建道

書法　書討何丈進弒也殷討罪而唐攻之直書而義自見矣

閏月晉李守貞殺楊光遠

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承勲除汝州防禦使胡氏曰光遠不肯臣事契丹是也既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其情實反矣承勲以義廹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父既被殺而已乃受賞於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自虞及禍故為刼降之計

集覽　起復承勲　承勲以父喪丁憂禮也今𨖚起之令復職非也公羊傳宣元年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宋史嵩之丁父憂詔起復太

學生黄愷伯等上書曰起復之説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先朝富弼丁憂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質實汝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梁縣

書法　光遠曷為不書誅晉不能顯誅之也上書降下書殺非譏殺降譏果譏殺降則降不書刼殺不書李守貞矣書曰晉李守貞殺楊光遠所以著晉之不能刑也是故唐不能誅李輔國而使盗殺之則書盗晉不能誅楊光遠而使李守貞殺之則書李守貞因其實而録之而上之不能刑著矣

發明　光遠反唐反晉死有餘辜然不正其誅者晉人聽子刼父殺之不得其正故也

閩人討殺朱文進傳首建州考異　據上書朱文進弑其主此當書討朱文進誅之誤作殺

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趨連重遇第刺殺之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書法 綱目書廢君而弑者二十賊討者四書弑君者七十三弑書殺者八賊討者二十六亂豈有已哉自是有書君弑無書賊討者矣詳周安王六年

契丹復入寇考證 寇當作晉

契丹復大舉入寇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邢州晉主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

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恟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集覽元氏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質實鄴都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護國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乙巳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殷改稱閩而亡

春正月契丹至相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

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張彥澤屯黎陽景延廣守胡梁渡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兵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

騎前覘契丹至鄴都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彦超躍馬入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解去遇等乃得還彦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少糧盡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

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州之時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乗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踰水環州而南聞張彥澤兵至引還全節等不敢追晉主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晉主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為行計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乗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晉主以為然徵兵諸道下詔親征發大梁

集覽 種落種類也落居也人所聚居故謂之村落也落聚落

質實 胡梁未詳其義或疑即浮梁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邢洺磁三州邢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洺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磁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安陽水按一統志一名洹水源自彰德府故洹水縣東至林安安陽二縣屢伏屢見東經永和鎮入衛河安陽縣名注見晉惠帝永興

元年皇甫太師謂皇甫遇吐谷渾西羌種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邯鄲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鼓城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下曲陽黎陽倉注見陳後主至德元年安陽橋在彰德府城北四里跨洹水舊名鯨背橋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

殷改國號曰閩

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繼昌鎮福州以指揮使黄仁諷將兵衛之賞林仁翰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實福州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質

三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

晉主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横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胡氏曰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為統帥必以保境不戰為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者正繇無歲不戰耳向使河北諸鎮厚蓄其力相為犄角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逸待勞須其可乘之勢徳光其能得志於中國乎知遠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疎之而桑維翰用之【集覽】横挑横胡孟反不順理也挑徒了不盡其才也反戲弄也犄角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質實】河東郡名注見漢年獻帝建安七年

契丹陷晉祁州刺史沈斌死之【考證】陷當作攻

契丹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晉刺史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失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終不效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質實

祁州注見唐中宗嗣聖八年義豊沈斌下邳人

發明沈斌為晉守臣城陷而死固其分也然其曉諭趙延壽之語可謂明於君臣之大義夷夏之正理者死得其所宜乎書以予之也

晉以馮玉為樞密使

晉端明殿學士馮玉宣徽北院使李彦韜皆挾恩用事惡桑維翰數毀之晉主欲罷桑維翰政事李崧劉

昫固諫而止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中旨以玉為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閻寶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有寵於晉主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耳目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集覽 澄汰猶言沙汰謂選擇之有所棄斥也

閩人及唐人戰閩人敗績

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遣祖全恩將兵會之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名泉州兵分守要害

質實 赤嶺未詳處所泉州

注見唐僖宗光啓元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

三月閩李仁達作亂以僧卓巖明稱帝閩主延政遣兵討之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叛奔建州及朱文進之亂復叛奔福州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至是二人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與繼珣說黄仁諷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衆所重相與迎之立以為帝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遣使稱藩於晉延政聞之族黄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質實

光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弋陽浦城按一統志本漢東侯官縣地漢末置漢興縣吳改曰吳興隋省入建安唐初

復置改曰唐興天授初改曰武寧神龍初復曰唐興
天寶初始改曰浦城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建寧
府雪峯寺在福州府城西一百餘里雪
峯山内乃唐所建真覺禪師嘗居於此

書法 以稱帝何不宜稱者也帝王所自立者也見
以於人則不足以帝矣而況僧乎故其見殺
也名之而書殺綱目書以稱帝五詳
漢光武建武元年舍是無書以者矣

契丹還軍南下晉都排陳使符彥卿等擊之契丹敗走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

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蒲城獲
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
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
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

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晋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饑乏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晋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内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將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彦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彦澤亦以為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彦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陳使符彦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狥國乃與彦

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横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追擊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追寇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諸將引歸晉主亦還大梁胡氏曰兵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仁杲劉黑闥宋金剛之徒皆乘其犇敗追而擊之不遺餘力恐其稍緩計成又難取也故窮寇之或追或不追歸師之或遏或不遏惟其可而已契丹陽城之敗非僞遁而有覆明矣所宜蒐東精鋭分道躡之待其勢窮廹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良圖也雖然杜重威李守貞方

有與志苟知此策尚不肯為況不知乎

集覽 泰州屬臨潢府在長泰東燕京東北去一千八百里

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奚車奚國之車鉄鷂軍號義取堅剛鷙猛也蒐柬柬通作簡左傳襄二十六年簡兵蒐乘注簡擇蒐閱也公羊傳昭八年蒐于紅蒐者何簡車徒也

正誤 泰州今按宋朝郡縣志保州本莫州清苑縣地石晉初割屬契丹番戎立為泰州少主尅復移泰州州治蒲城尋廢舊泰州復為清苑縣今保定府也杜威等會於定州攻泰州取蒲城遂城安得遠在長城口外之臨潢乎集覽誤

質實 泰州按一統志本禹貢冀州之域戰國時屬趙秦為上谷鉅鹿二郡地漢為涿郡及信都中山國地晉屬范陽高陽中山安平河間國後魏為樂浪北平上谷郡地隋屬上谷博陵河間三郡始於此置清苑縣唐時其地屬莫定蒲瀛等五州五代晉割屬契丹於此置泰州後移治蒲城而舊州仍為清苑縣宋即

縣置保塞軍太平興國中陞為保州政和初號清苑郡保塞軍節度金天會中改順天軍初屬河間路後改屬中都路元初為保州尋改為順天路至元中又改保定路○本朝改為保定府直隸京師蒲城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永樂遂城本漢易州遂城縣地五代唐置宥戎鎮周為梁門口寨宋置靜戎軍景德初改安肅軍金為安肅縣屬中都路天會中陞為徐州後改為安肅州元初縣廢州存至國朝改為安肅縣隸保定府虎北口地名注見唐主從珂清泰二年陽城未詳處所白溝河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八年白團衛村未詳所在藥元福晉陽人蒼黃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橐駞獸名注見漢武帝太初三年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契丹陽城之敗事在開運元年

晉復以鄴都為天雄軍節度天雄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閩兵攻福州不克

閩張漢真至福州黄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執漢真斬之卓巖明無他方畧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李仁達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黄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為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狥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以實

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富沙謂王延政

五月晉順國節度使杜威入朝

威久鎮恒州貪殘不法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或已閉門登陴由是虜無所忌揮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威見所部殘弊爲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彊累表求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桑維翰曰威居常憑恃勲親邀求姑息及疆埸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晉主不悦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長公主欲相見耳公勿以爲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以足疾辭位質實疆埸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長公主注見高祖天祖二年

閩李仁達殺卓巖明稱藩於唐

仁達大閱戰士陰教軍士突前刺殺巖明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於晉唐以仁達爲節度使賜名弘義質實威武軍名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六月晉以杜威為天雄節度使

威獻部曲步騎兵四千人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晉主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為牙隊而禀賜皆仰縣官集覽縣官注見漢文帝十威又令公主白求天雄節鉞許之

一質實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扈聖軍名未詳年沿革護國軍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節鉞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

晉遣使如契丹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邉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舒嚕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

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詣契丹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鄉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集覽 漢兒何得一向眠言漢人必不常屈於人也四夷附錄作漢兒爭得一向臥耶

正誤 漢兒何得一向眠今按一說猶言何得安枕而臥也胡三省註人寢不安席則輾轉反側而不能寐一向眠則其眠安矣

質實 蹉跌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鎮定二州名鎮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秋七月唐兵拔鐔州

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拔鐔州魏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踴躍贊成之徼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稱臣吳越以求救

集覽 鐔州本建州延平鎮五代時閩主王延政僭位於建州改延平為鐔州今南劍州是鐔音尋

質實 鐔州注見高祖天福八年延平洪饒撫信四州名洪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豫章饒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鄱陽撫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臨川信按一統志本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戰國迭為吳楚之地秦屬九江會稽二郡漢為豫章郡之餘汗縣及會稽郡之太末縣地晉宋及隋屬鄱陽東陽二郡唐析衢之玉山常山饒之弋陽及撫建二州地置信州隸江南西道五代時楊吳南唐繼有之宋以信州隸江南東路元改置信州路隸浙江行省本朝初改為廣信府隸江西道

楚王希範殺其弟希杲○八月朔日食○晉加馮玉同平章事

和凝罷加樞密使馮玉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多造器玩廣宮室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曏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不聽馮玉每善承迎益有寵有疾在家晉主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玉秉勢弄權賂遺輻湊朝政益壞

質實 陽城之捷事在開運元年觖望注見漢高帝六年解體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

唐兵拔建州閩主延政出降汀泉漳州皆降

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唐先鋒使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思安整衆犇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至是縱兵焚掠建人大失望

漢主殺其僕射王翷

漢主殺劉思潮以翷嘗與高祖謀立弘昌賜死内外皆懼不自保集覽翷力仁反

冬十月唐以王延政為羽林大將軍

延政至金陵唐主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寛簡建人遂安質實

永安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

十一月晉遣使如高麗

初高麗王建因胡僧斡羅言於晉高祖曰渤海我婚姻也其王為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是斡羅復言之晉主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上表告喪以武為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使擊契丹仁遇見其兵極弱曏者之言特建為誇誕耳武亦更以他故為辭

集覽 斡羅胡僧之名斡烏伐反羅桑釋氏音郎加反渤海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靺鞨

質實 高麗東夷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五年

吳越殺其臣杜昭達闞璠

吳越内都監使杜昭達統軍使闞璠皆好貨富人程昭悦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悦狡佞王悦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悦懼謀去璠璠專而愎國人惡之者衆王亦惡之昭悦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為明州進思為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命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悦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誅璠昭達幽仁俊於東府昭悦治闞杜之黨凡權位與己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進思重厚寡言昭悦以為戇故獨存之昭悦收仁俊故吏慎温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温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為國官

集覽　鍛鍊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

質實　明州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　湖州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

晉桑維翰罷

初晉主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馮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李守貞李彥韜合謀排之以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質實 開封府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丙午晉開運三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唐以宋齊丘為太傅

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眾心景達為之言於唐

主曰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為名質實齊州唐主乃以齊丘為太傅但奉朝請不預政事

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

唐以李建勲馮延巳同平章事

建勲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黨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士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機密夢錫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為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稱疾集覽稱疾注見唐昭宗天復二年縱酒不復預朝廷事續可求之子也質實蘄州注見陳宣帝大建五年

二月朔日食○夏四月晉靈州党項作亂

初馮暉在靈州留拓跋彥超於州下故諸部不敢為寇及將罷鎮而縱之王令溫代鎮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羌胡怨怒彥超與石存也厮褒三族共攻靈州

集覽 靈州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三年石存也厮褒石存與也厮褒三族之名或謂也當是乜今案大宋重脩廣韻乜字下注蕃姓音彌也反

質實 党項西羌別種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

唐泉州牙將留從効逐其刺史王繼勳而代之○晉定州指揮使孫方簡叛降契丹

定州西北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遠近信奉之中

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事之甚謹深意死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寇盗充斥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據城自保契丹入寇帥衆邀擊頗獲其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遂為羣盗懼為吏所討乃歸欵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盗賊蠭起吏不能禁天雄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

集覽 狼山在定州西北定州今中山府是 棐

質實 狼山一統志云在保定府城西北五十里一名郎山其鋒尖鋭如削皎然玉立中山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蠭起注見秦二世二年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六月晉復以馮暉為朔方節度使

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朞年至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暉乃厚事馮玉李彦韜復求靈州會有羌胡之擾從之使將關西兵擊羌胡

質實　朔方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靈武郡名注見唐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邠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豳

契丹寇定州晉遣兵禦之考證　寇當作入晉

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李守貞為都部署將兵禦之時李彦韜方用事視守貞蔑如也守貞恨之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李崧馮玉信之命杜威致書延壽啖以厚利延壽復書乞發大軍應接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人詣延壽以為期約

唐遣陳覺使福州

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遣唐主乃以覺為宣諭使厚賜弘義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 質實 建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建安

書法 凡使稱名不辱命也覺見仁達不敢言入朝事則其以不辱命例名之何罪唐也陳覺狂妄而聽遣之亦不知人甚矣書遣陳覺若曰所遣者若人云耳美惡不嫌同辭

秋七月河決

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集覽 楊劉注見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朝城濮州朝城

縣今隷濟寧路朝音潮　質實　莘縣注見唐中宗嗣聖五年朝城縣名注見漢獻帝初平二年東武陽

八月晉劉知遠殺白承福夷其族

晉主數召承福入朝宴賜甚厚使戍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適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密表吐谷渾反覆請遷於内地晉主遣使發其部落分置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誣以謀叛殺之合四百口吐谷渾由是遂微

質實　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晉流慕容彥超於房州

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擅取官麥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趣馮玉使殺之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乃敕免死削官爵流房州

質實 房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房陵

唐攻福州克其外郭

唐陳覺自福州還恥無功矯詔名弘義入朝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命馮延魯將之趣福州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覺延魯進攻福州弘義出擊大破之唐主遣王崇文魏岑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

馮暉擊破党項入靈州

馮暉引兵過旱海糗糧已盡拓跋彦超衆數萬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彦超彦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饑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衆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為患請公嚴陳以待我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黄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彦超小却元福舉黄旗暉引兵赴之彦超大敗集覽旱海未詳處所明日暉入靈州

晉張彦澤敗契丹於定州北○晉以楚王希範為諸道兵馬元帥

希範知晉主好奢靡屢以珍玩為獻求都元帥故有是命

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騎襲之已為內應契丹主已歸牙帳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入朝因言陛下若他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及將北征晉主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都招討使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十月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

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胡氏曰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崧為相而信趙延壽劉延祚之詐遂與大衆為虜所致向使桑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逆度情偽不輕舉措以取敗亡矣

集覽 牙帳注見唐玄宗開元八年黠虜黠謂桀黠也桀黠注見唐明宗天成元年

質實 樂壽縣名注見隋恭帝皇泰元年廣晉府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沙漢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馮李謂馮玉李崧杜令謂杜威也瀛莫安定四州名瀛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莫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安注見唐太宗貞觀元年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關南夏貶曰瓦橋關已南十縣及晉陽之地皆曰關南幽燕謂幽州燕京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發明 是時中國殘弊自守且不足乃反為虜所致何哉書遣杜威將兵伐契丹則晉人自速其禍不可救矣哀哉

吳越遣兵救福州

唐主命留從効將州兵會攻福州福州遣使乞師於吳越吳越王弘佐名諸將皆曰道險遠難救內都監使水丘昭券以為當救弘佐曰唇亡齒寒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軍但樂飽食安坐邪遣統軍使張筠將兵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程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

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鈄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集覽水丘昭券水丘複姓也昭券其名

十一月晉師至瀛州與契丹戰不利而還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敗死威等引兵南還

吳越兵救福州不克

吳越兵至福州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仁達與吳越兵禦之不利自是内外斷絶城中益危唐主遣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爲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効王建封倔強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集覽倔強倔與屈通注質實福州注見漢高帝十一年

建元三年閩中注見漢武帝

契丹大舉入寇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因景延廣考異寇當作晉

契丹主大舉入寇趣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

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為前鋒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契丹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威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忷懼翰等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十二月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衝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還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

不相通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晋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胡氏曰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以增賂耳此可以救目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均力敵猶且見圖况為之下乎

○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彦韜諫而止詔以高行周符彦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河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彦筠俱進清戰甚鋭契丹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彦筠敗走清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

諸軍皆奪氣契丹遂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將駭愕聽命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為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赭袍衣威其實皆戲之耳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先是契丹主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嘆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至是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說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滿達為安國節度使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

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尚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以通事傅珠爾為都監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胡氏曰五代史稱杜重威名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能對遂以次署名麾其下解甲與張彥澤先入京師行至平棘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於坐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遇一人爾如晉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矣尚論取予可不慎哉○張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晉主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

入援明日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於宮中起火自携劒驅後宮赴火為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名桑維韓景延廣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延煦延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珠爾入宣契丹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拜受左右皆掩泣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晉主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胡氏曰桑國僑責李崧是也據一時言之可爾治亂皆有本原古之王者必由正道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永世況始之不以正乎石敬瑭劉知遠皆起晉陽

以知遠觀之所對者新勝之契丹豈潞王危亡之比然知遠倔然自奮亦克有立則知國僑稱臣割地以急近功其策大失譬猶捬摩豺虎與之共守犬羊終見啗齧必致之理也是則維翰雖無當國亡國之惡而有誤國誤國之罪矣雖然國僑非取怒契丹固可預通情款求庇其身而初不相聞竟死彥澤之手是則志在與晉而不爲身謀亦足以爲賢矣○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彥澤縱兵大掠二日都城爲之一空彥澤自謂有功於契丹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殺其叔父及弟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

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彥澤遷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使取內庫帛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不進欲見李彥韜彥韜亦不往馮玉佞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延煦之母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契丹主賜晉主手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又以所獻傳國寶非真詰之晉主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為羣臣備知乃止有司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契丹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

受降也不許又詒晉文武羣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横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集覽 崛然自奮崛音渠勿反奮猶言起也勃然興起曰崛起投刺事林廣記凡見長者用名紙見敵者以下用刺字其文止曰某郡姓名而已有爵者并爵書之故謂之爵里刺注古者聞名將命者止以口達姓名而已無刺字也後世又恐致差失乃以紙書姓名表之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此所投刺上之文也李濤上疏請殺張彥澤事在高祖天福七年十萬横磨劍安在事在天福八年

質實 冀貝二州名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貝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甘陵滹沱河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懷孟二州名懷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孟注見唐昭宣帝天祐二年河陽

義武節度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平棘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白馬津注見漢王邦三年封丘門熊木曰封丘門汴京城門名也面縛注見漢順帝漢安元年銜璧注見晉武帝咸寧二年牽羊注見漢後主延熙元年輿櫬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封丘縣名注見唐僖宗中和四年

書法　維翰不書官何罪之也亡晉者景延廣爲以罪維翰中國之禍維翰基之也維翰急於近功臣事契丹於是中國屈辱者十餘年激而至於生靈魚肉衣冠塗炭則維翰之罪大矣綱目於是始削其官同於延廣所以正其誤國之罪也

發明　甚矣夷狄之不可與共功也姑以唐事觀之高祖借突厥之兵肅宗資回紇之助皆不旋踵而罹其患又況石晉得國於契丹者乎夫借助夷狄奪人社稷帝有中國苟如是而無遺禍則醜

類真可與為一矣傳祚未幾即為所滅蓋其受禍之淺深視其得力之輕重始是終是毫釐不差故夫晉氏之滅不惟謀國之乖剌蓋亦天意借是垂戒後人使萬世之下知夷狄之不可與共功欲其戒之謹之毋至自貽伊慼耳綱目特書屢書不一書而足蓋至於書契丹入大梁則無可言者矣若夫王清書戰死者見其以偏裨力戰而死也杜威書以兵降者見其舉大軍之衆不戰而降虜也桑維翰忠而見殺然不書其官者推原禍始事虜之謀實出於維翰也後之欲用夷狄者可不鑒哉